

明熹宗實錄

卷一至十六
泰昌元年九月至
天啟元年十一月

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發臣孔貞運壯勤慈皇帝實

錄卷之一

監修官左柱國總督京營戎政太傅成國公臣朱純臣

總裁官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

殿大學士臣溫體仁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臣張至發臣孔貞運臣賀逢聖臣黃士俊副

總裁官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

姜逢元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宇

亮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署

掌詹事府事加俸一級臣傅冠等奉

勅修 熹宗慈皇帝諱 光宗貞皇帝第一子也於萬曆三十

三年乙巳十一月十四日生 母曰 孝和皇太后王氏故選

侍也 神宗顯皇帝以 元孫生遣使頒詔天下書諭宗藩恩
齊文武百官軍民人等事從優厚悉赦諸臣之曠稅誅誤被逮
久繫詔獄者一時海內歡聲雷動其明年丙午二月尊上 慈
聖皇太后徽號進封 王恭妃為皇貴妃 王選侍為才人至
四十八年七月 神宗皇帝遺詔言 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
學禮臣諏吉具儀未及舉行八月二十九日 光宗大漸詔諸
大臣受 顧命惓惓輔 上為堯舜 上念 光皇大業未究
雅志繼述踐祚之初委任老成掾羅遺逸振騰充庭稱盛理焉
時四方多故 上宵旰靡遑遑左及滇黔相繼請帑無不立應
大臣行邊恩禮優渥將士陷陣卹典立頒又慮加派苦累每有
詔諭淳諄戒守令加意撫字毋重困吾民其軫念民若如此故
能收拾人心挽回 天步雖有陽壯假叢之姦而 得人付託

社稷永固於苞桑。廟號曰熹。蓋稱有功安人云。泰昌元年
秋九月乙亥朔卯時。光宗皇帝賓天。告於奉先殿。是日群
臣進宮門。問安。聞變。入殿。臨畢。請朝見。皇長子於寢門後。奉
至文華殿。行萬呼叩頭禮已而。皇長子還慈慶宮。以先帝
選侍李氏尚在乾清宮。未移也。命禮部會翰林院議喪禮。
皇長子令旨。大行皇帝崩逝未造。陵寢著司禮監同內閣
禮部會同欽天監前去。天壽山相擇以聞。大學士方從哲
劉一燝韓爌史部尚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革兵科左給事
中楊漣署禮科事。刑科給事中暴謙貞懇乞速。登寶位。以定
天下。以安人心。考孝宗皇帝崩於五月辛卯。武宗皇帝即
位於次日壬辰。今月主少國疑。更宜急於前時。浙江道御史左
光斗亦請即日定位奉令旨。皇考崩逝。今有大小臣工請於

文華殿問慰隨行稱賀禮擇今日午時即位今細詳之所有例
應 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予惟恐未協還著該部即速擇吉具
儀來看 丙子禮部進喪禮儀注初二日發喪不鳴鐘鼓 皇
長子括髮舉衰衣止小殮設奠不用祭文舉哀歸喪次 穆廟
皇妃 神宗皇貴妃李妃嬪 先帝選侍 瑞王愚王桂王暨
三王妃瑞安長公主榮昌公主壽寧公主 皇五子皇女等舉
哀禮同禮畢各歸喪次初二日頒遺詔初三日大殮奉 梓宮
設 几筵安神帛立銘旌奠哭盡哀是日成服 皇長子及宮
中皆服練在京文武官員自聞喪日白布首領烏紗帽黑角帶
詣思善門外哭臨退於本衙門歇宿不飲酒食肉三四日各具
斬練服詣思善門朝夕哭臨七日各十五舉聲而止其聽選官
辦事官監生人材吏員僧道坊廂人等俱赴順天府望闕哭臨

各官斬纓監生人等素服各官入朝及衙門視事用白布裹
紗帽魚帶素服腰經麻鞋退居即服孝服通二十七日而除諸
王世子郡王及王妃郡主以下聞訃皆罷行五拜三叩頭禮畢
易素服第四日服纓二十七日而除在外文武官員人等素服
烏紗帽角帶行四拜禮跪聽宣讀訖舉哀再行四拜禮畢各服
斬纓於本衙門歇宿不飲酒食肉每日於本衙門望闕哭臨三日
各十五舉聲而止自是素服通二十七日而除在外官員命婦
聞喪素服舉哀三日通二十七日而除軍民男婦素

而除在京親寺各聲鐘三萬杵。令旨諭去。

衛官軍戒嚴中外。諭報訃於諸藩。諭命婦免哭臨。

祀。禮科左給事中李若珠上言大禮舉行終當順序。

孝端顯皇后 孝靖皇后尊謚尚未舉行封 郭元妃 王才

人為 皇后俱未告竣。冊封選侍李氏為貴妃。暫宜停止。禮部

尚書孫如游亦以為言。令旨另議。頒 大行皇帝遺詔于午

門。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祇懼。罔敢宣居於凡庸。人行

政遵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宸勞交萃。念至痛留。定數未移。

考終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兢兢方新志業。未就斯期。緒述當

屬後賢 皇長子茂實英賢克荷神器。宜奏嗣皇帝位。其恪守

祖宗彝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冠婚擇吉。垂行

出入起居。倍宜親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內外文武百執。

臣尚懷德痛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降
鑒觀於志畢矣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母集民
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寄重不可輒離封域督撫鎮守
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哭臨三
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
聞知○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啟 大行皇帝賓天奉安
梓宮宜在乾清宮今前殿有 皇祖尊靈坤寧宮又有

孝端皇后尊靈今當擇子仁智殿奉安方為合禮今皆從之○
丙子公侯駙馬伯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人等少傅兼太子少傅
英國公張惟賢等奉奏勸進其詞曰 聖神既作乾符當就之
期歷數有歸鼎命應 中天之運民依 元后國慶 長君凡
在熙臨咸均推戴恭惟 大行皇帝堯仁舜孝禹儉湯寬御極

南決於三旬霈恩已周于四海方望垂衣致治嗣歷服於無疆
詎意脫履上賓棄臣民而莫逆瞻茲付託端焉 元良敬惟
殿下恭敬溫文聰明睿智祥開青震夙承燕翼之謀兆叶黃離
垂遠 龍飛之會頃膺 末命俾紹洪圖現謳歌訟獄之歸慶
吾 君之有子奉 宗廟神靈之統欣 繼體之得人伏願祇
率彝章光膺寶籙履至尊而稱明明右式惟與情緒大業而宅
丕丕基通昭 帝眷臣等無任瞻仰懇祈之至奉 皇長子今
諭覽所進箋具見卿等憂國至意顧予哀痛方切繼統之事豈
忍遽聞所請不允。以王德完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孟養浩
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丁丑公侯駙馬伯文武百官及
軍民耆老人等少傅兼太子太傅英國公張惟賢等再上箋勸
進其詞曰 吾 君有子三靈之眷佑方新 天曆在躬五位之

緒承宜急敢中興燭再續 宸嚴敷惟我 大行皇帝齊聖廣
淵文明中正氣交隆洽明良逢喜起之威解澤旁流遐邇播寬
仁之頌方端居而思治速回轍以上賓榮祿留恩凡之言維繼
體承祧是重敬惟 殿下英睿神挺膏質天成華渚流虹震索
叶大庾之兆翠螭受英乾符當首出之時即宜受命以順時顯
乃矯謀而明讓臣等深惟帝王之孝莫大於顯揚 宗社所關
尤先於維述屬 天與人辟之會正 聖作物觀之期雖在諒
陰宜思大計伏願 殿下勉遵彝制奮踐鴻基揚烈親先行十
二業無疆之緒守成致治綿億萬年有道之長臣等無任瞻仰
懇祈之至奉 皇長子令諭卿等為 宗社至計言益諄切彼
覽之餘愈增哀慟宜思速即大位所請不允○吏部等衙門尚
書等官周嘉謨等上言 明聖冲齡御極宮闈保護宜周

先帝梓宮在殯還侍李氏宜移駐後殿一切宮殯盡行隨入以奉 几筵之香火肅閭闔之儀範斯 社稷靈長之慶得旨覽奏具見忠愛移宮已知待擇日即行。浙江道御史左光斗疏請 聖明俱守典禮肅清宮禁以安 宗社得旨移宮已有旨名封事既說尊卑難稱者禮部再議。賜大學士方從哲劄一燥韓爌吏部尚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禮部尚書孫如游兵部尚書黃嘉善刑部尚書黃克績左都御史張問達英國公張惟賢吏科都給事中范濟世兵科左給事中楊漣御史顧造左光斗張鼎有差。遣諭德等官張鶴等八員齎 大行皇帝遺詔往各省宣開讀。大學士方從哲辭加少保優答不允。陞山東沙溝鎮守備文星耀為中都留守陝西漢中守備趙承爵為雲南都司添註南京巡視捕盜指揮同知陳雲龍為浙江

都司俞書浙江總兵生營把總孫錫爵為江西都司俞書浙江
運糧把總孫其賢為廣西都司俞書大同山陰城守備岳維官
為陝西行都司。以將材武舉第一名徐國全為遼東都司俞
書。戊寅 孝恭章皇后忌辰遣武進伯朱自洪祭 景陵。
公侯駙馬伯文武百官及軍民耆老人等少傅兼太子太傅英
國公張惟賢等三上箋勸進其詞曰大曆有歸必繼紹克之祚
羣情允屬宜承繼禹之基雖謙光已至於再三而乾運既當夫
九五故合臣民之歡上干咫尺之威恭惟 殿下斗極發祥陽
龍提德東神之徇齊敦敏習公孤之恭敬溫文王造 元開正
值殷武承祧之數 睿齡神合道符故燕踐祚之年細受
永 命於綴衣獨眷懷於副服宜遵 明訓以紹丕基乃千官之後
志殊殷而三讓之純表彌篤蓋承恩不廢詢莫解于同心然神

器宜安顧深惟于維體且志有欲爲而未逮義等墜戎若績有
既試而垂成事同堂構是非俯循率土之意何以仰慰

在天之靈故惟維述之燕隆斯謂 帝王之大孝臣等中懷迫

切懇請頻煩若南向之避德猶聖則北山之愚誠未已伏願

殿下仰承 帝眷昭受貞符體 九廟之垂思應 三靈之孚

佑垂禎宥后乃雍之旨遂布周王肆靖之猷探賢策以下萬年

真鴻圖於天御順洪疇而歛五福介繁祉于日昇臣等無任瞻

仰之至奉 皇長子今諭卿等合詞陳請至再至三已悉忠懇

天位至重誠難允虛况 遺命在躬不敢固遜勉從所請○諭

禮部以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擇日具儀以聞

○禮部進 登極儀注一先期司設監等衙門于文華後殿陳

設 御座仍於文華殿陳設寶座一先期欽天監設定時鼓一

先期高寶司設寶案于文華殿鴻臚寺設詔案于殿內東設桌
案于丹陛上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錦衣衛設雲蓋雲
盤于殿內東別設雲蓋于承天門上設雲輿于門外鴻臚寺
設宣讀案于承天門上西南向一是日早遣官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一是日早 人行皇帝几案前設酒果

上具孝服親詣祇告受 命畢即于文華殿前設香案酒果等
物 上具袞冕服行告 天地禮隨赴 奉先殿謁告

祖宗畢仍具袞冕服詣 神宗顯皇帝几筵前行五拜三叩頭

禮畢詣 孝端顯皇后几筵前行 孝靖皇太后神主前俱行

五拜三叩頭禮畢詣 人行皇帝几筵前行五拜三叩頭禮畢

詣 恭靜端懿溫惠郭元妃神主前詣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

人靈位前俱行四拜禮畢詣文華殿即位一是日蚤鳴鐘鼓錦

衣衛設爾薄大駕 上服衮冕御文華殿^後文武官員各具朝服
于文華門內外丹墀伺候鴻臚寺引執事官進至文華後殿將
行禮之時照舊制傳旨百官免宣表免賀至行五拜三叩頭禮
傳畢方引執事官就次行禮贊各供事奏請 陞殿
上錄中門出 陞寶座錦衣衛鳴鞭鴻臚寺贊五拜三叩頭禮
訖百官出至承天門外候翰林院官齎詔用寶訖序班隨舉詔
案于殿中鴻臚寺請頒詔翰林官捧詔授禮部官禮部官受詔
書置于案上雲蓋^內從殿左門出鴻臚寺官奏禮畢
駕與詔案至午門外禮部官捧詔至雲輿內迺至承天門上開
讀行禮如舊儀畢詔書迎至禮部頒行天下。湖廣道御史王
安舜疏奏李可灼候進紅鉛之藥以致 先帝賓天不知誰為
薦引且以么麼小臣而頒賜銀幣恩典與大臣等豈謂其起无